

以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的「他者」 探究繼母的適應困境與輔導意涵

Exploring the Stepmothers' Adaption Difficul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Guidance through "the Other" of Existential Feminism

康依婷¹、林子世²

Yi-Ting Kang¹, Tzu-Shin Lin²

摘要

國內粗離婚率與再婚率逐年提升，代表著繼親家庭的比例提高，其中異性戀男性又比異性戀女性有較高的再婚率，這顯示著面臨家庭重新組合，女性成為繼母的機率高於男性成為繼父。繼母相較於繼父、原生父母所承擔的壓力來得沈重，然而繼親家庭的相關研究多數焦點為探討繼親家庭中的兒童青少年、親子關係，較少針對繼母角色的處境深入探究。本文嘗試以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探索繼母角色，結論呈現（一）從神話、童話隱含的意象，繼母角色在社會中同時背負服從、適應、取悅他者，以及挑剔、刻薄的刻板印象；（二）繼母進入新家庭後仍容易被冠上「他者中的他者」的外人標籤，在嘗試展現主體性的過程中，仍舊被「傳統母職」、「保有女性特質」責任而誘發焦慮，視為一種對身份認同的擔憂。最後，提供對諮商輔導實務工作者與未來研究發展建議作為參考。

關鍵詞：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繼親家庭、繼母

壹、前言

人是無法離群索居的社會動物，我們一出生就在一個最基本的社群單位中，就是家庭。家庭為最基本的社會團體，我們在其中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學習社會化，同時家庭也是我們遇到挫折與困難時的避風港。

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遷與科技的進步，傳統的家庭型式已不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各種非傳統的家庭型態盛行，其中的形式愈趨多樣，諸如：雙薪家庭、單親家庭、同性戀家庭、頂客家庭、新移民家庭、繼親家庭……等。從內政部戶政司的資料可以發現，粗離婚率是幾乎每年都在上升，而再婚率也是逐漸升高（內政部統計處，2016），這

¹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生

²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生

通訊作者：康依婷，（402）台中市南區學府路88號10樓-7，E-mail：sysisy82917@gmail.com



表示繼親家庭的比例會越來越多，甚至台灣在不久的將來也將步入歐美等先進國家的後塵——繼親家庭成為主流的家庭型態。Lord (2009) 的研究顯示，60%有小孩的再婚婚姻最後都以離婚收場，我們也可以從中看見繼親家庭經營的困難。

繼親家庭的情況相較於傳統的家庭型態還要複雜得多，再婚的雙方是否都有子女、再婚雙方的家人的看法、新生子女與原子女之間的關係……等，都使得繼親家庭遭遇更多的困難。就算再婚是在雙方皆無子女的情況下，仍會因另一方或雙方有過婚姻經驗，而與初婚狀況有所差異。最複雜的情況是一對各有孩子的男女再婚，婚後可能會有他們兩個人的孩子，於是父對繼子女、母對繼子女、父母對自己的孩子、繼手足間，不同的關係形成不同的家庭動力。再者，繼父母不像生父母對子女有清楚的權力與責任，可能因繼父母角色難以界定而變得更複雜（羅皓誠、洪雅鳳，2012）。以上的諸多問題如果沒有妥善地處理，極可能造成繼親家庭的再一次瓦解與崩盤。

內政部統計處（2016）的資料也指出，男性的再婚率在過去十幾年來都是高於女性，因此女性成為繼母的機率便高於男性成為繼父。而人們或許是因為母親在傳統性別角色規範當中，於家庭裡頭具有一席之地，使社會大眾對母親這個角色有著高度的期待，期待母親能發揮好養育孩子的功能，也扮演好慈母的角色，卻不知道繼母的情況又比起一般的母職還要複雜得多，他們必須要適應新的家庭成員又必須學習扮演繼母的角色，需要更長的時間適應新的婚姻生活。

以下就繼親家庭的挑戰、繼母的處境，以及以存在主義女性主義「他者」的觀點評論繼母的性別角色等三個面向來進行論述，最後對實務工作與未來研究發展提出一些建議以供參考。

貳、文獻回顧

回顧國內外繼母相關議題的研究，以關鍵字繼母（stepmother, stepmother）、繼親（stepparent）、繼親家庭（stepfamily），搜尋2007年至2018年曾發表過的文章，發現大多數的文獻都在探討繼親家庭中的兒童或青少年（呂家欣，2014；吳華，2009；林怡光，2008；林黎凱，2008；周一郎，2010；許心，2015；羅皓誠、洪雅鳳，2012；Cartwright, Farnsworth, & Mobley, 2009; Tiffere, Jorev, & Nasanovitz, 2010; Wojtkiewicz & Holtzman, 2011），另一部分在探討親子之間的關係（吳孟真，2012；Adeyemo & Onongha, 2008; Ganong, Coleman, & Jamison, 2011; Hart, 2009; Jensen & Howard, 2015; Lambert, 2010; Speer, Giles, & Denes, 2013），將焦點放在繼母角色處境的研究相比之下較為罕見（吳金桂，2017；陳名嬋，2014；黃慧娟，2008；Doodson, 2014; Gosselin & Rousseau, 2012; Shapiro & Stewart, 2011）。由上可看出研究者們較關注的是：繼親家庭中的兒童青少年的適應與繼親家庭中的親子關係，而繼母本身的生存困境是較少被看見的。重組後的家庭有著不同於初婚家庭的特性，也有著它獨特的挑戰；而繼母有著不同於一般母職的處境與經驗，以下就「繼親家庭的挑戰」、「繼母的處境」進行文獻的檢閱與探討。



一、繼親家庭的挑戰

（一）再婚家庭的適應與新成員的加入

在生父生母還單親時，小孩可能必須負擔照顧其他手足的責任，而父母再婚後，小孩的角色將會有所轉變（羅皓誠、洪雅鳳，2012）。而這可能會造成孩子的不適應。此外，當新成員加入時，小孩子原先的角色定位可能會有所改變，例如一位原本出生序位是「老大」的小孩，可能一下子就變成中間的排行，這會造成小孩必須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這對某些孩子來說可能是較為困難的（郭靜晃、王慧玲，1999）。

（二）忠誠度與家庭規範問題

對有些繼子女來說，與繼父母太過靠近可能會令他們疑惑這是否代表背叛了生父或生母（吳金桂，2017）。另一方面，繼子女進入新的家庭之後，新的繼親家庭可能會有著與之前不同的家庭規範，這也使得家庭成員必須花一段時間才能適應，而若是兩邊的家庭規範差異太大的話，可能會使得繼子女陷入衝突與矛盾當中（郭靜晃、王慧玲，1999）。

（三）資源分配問題

羅惠玉（2014）認為原本的家庭成員可能會擔心繼子女會來瓜分家中的資源，而使得衝突發生，而有些長輩也會擔心繼孫子會與自己的親生孫子分家產。另一方面，若是繼子女能夠獲得上一段婚姻的經濟支持的話，對再婚家庭的負擔將會減少，而新家庭成員進入原本的空間之後，勢必會改變原有的格局，新的空間要如何分配對繼親家庭也是一大挑戰（吳金桂，2017）。

（四）繼子女的親子關係

在一般傳統家庭中，生父母自然會有管教小孩的權威，而在繼親家庭則不然，繼父母的角色較為模糊，管教的權威較不那麼理所當然，這使得繼父母必須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扮演好親職的角色（張玉佩，2002）。有研究指出大約有三分之一的青少年男孩與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女孩，是不被繼親家庭約束的，而他們通常會產生一些社會問題（Berk, 2000）。

由上我們可以得知繼親家庭的情況確實比一般家庭來得複雜許多，也必須面對更多額外的問題，而當中的繼父母會遇到的問題像是被視為其家庭或社區的外來者，被視為缺乏法定合法的養育責任（Sweeney, 2010），使得很難形成再婚之外支持力量（Shapiro, 2014）。

雖然繼父對繼子女家暴或性侵的行為也時有所聞（張婉柔，2011），但整體而言繼母比起繼父的情況還更嚴峻，例如黃瑞雯（2000）的研究指出子女會帶著過去的經驗或價值來評量繼親，對繼父評量的焦點為經濟能力，對繼母則多為親職能力或是全方位評量綜合，顯示出繼母比繼父難為。國外的文獻也認同此觀點：繼母比起繼父可能需要承受更多的負面刻板印象（Whiting, Smith, Bamett, & Gafsky, 2007），並面臨與生母的困難關係，配偶衝突或有限的支持以及繼子女的抵制等挑戰（Hart, 2009），同時繼母可能更容易受到與繼子女相處的壓力影響，並且可能具有比繼父更少的支撐和緩衝（Shapiro, 2014）。

在下一個段落，筆者將就「對繼母角色的迷思」、「繼母的角色問題」、「與繼子女的親子關係」三點繼續探討繼母的處境。



二、繼母的處境

（一）對繼母角色的迷思

社會大眾會對繼母有著一個看似矛盾的期望，就是作為女性，繼母應該保持對再婚家庭的高度參與，但他們常被負向的性別刻板印象所定型，例如：灰姑娘、糖果屋，都在強調「邪惡的繼母」的刻板印象（Sweeney, 2010）。在這些童話故事當中，繼母會因為忌妒或者競爭資源而不恰當地對待他們的繼子女（Cartwright, 2014）。張椀柔（2011）也指出童話故事的灰姑娘、白雪公主中的後母形象，以及俗語「春天後母面」，在在都給人一種後母負面的刻板印象。此類的負面刻板印象不只影響繼子女、繼子女的生母對他們的看法，甚至也影響了繼母們看待自己的方式（Miller, Cartwright, & Gibson, 2018）。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繼母受到美麗公主原型（fair princess archetype）的影響（Gosselin & Rousseau, 2012），也就是說他們是為了他們的丈夫而存在，致力一生都在學著如何服侍丈夫。

羅皓誠和洪雅鳳（2011）也提到繼親家庭建立之初，會遇到的一個議題就是希望繼母能夠「立即」的愛他的繼子女，Cartwright（2008）則指出這種立即性的愛（instant love）幾乎是不可能的。要求繼母馬上將繼子女視為己出，這是忽略了繼母本身角色歷程的掙扎（周麗端、吳明燁、唐先梅、李淑娟，1999）。

（二）繼母的角色問題

Gosselin和Rousseau（2012）的研究以質性訪談的方式訪談了12位繼母，並以現象學方法進行分析。研究指出繼母不只是藉由完成來自原始家庭的社會化期待、或發展自己的自我概念來定義自

己的角色之外，也會透過與繼親家庭成員的協商與再調整來確定自己的位置。在繼親家庭中的角色，繼母扮演二元性的角色，不是看起來像媽媽，不然就僅是爸爸的女友。在第一種情況下，繼母試圖表現像一個「替代」母親在他的繼子女生活中行事（除了當繼子女都足夠年輕和／或如果他們是男性，比較容易被接受之外，在其他情況下，繼子女普遍會拒絕繼母的角色，而繼母感到被拒絕，導致他脫離了參與自己的家庭）；第二種情況代表了繼母感覺不需要與他的繼子女有關係，因為他不是他們的母親以及繼母認為他只和父親有關係。

除了角色扮演的二元性之外，繼母的角色還會受到繼子女的祖母或其他主要照顧者的影響。Satir（1988/1994）指出此二者可能會因為繼母對繼子女的照顧或管教介入而認為自身的權力受到侵犯，從而產生對繼母的敵意。此時，繼母在心理上可能感到焦慮、害怕被人批評，從而產生上文所述的「立即的愛」，不論是否真心喜歡他的繼子女，繼母可能會強迫自己無條件且立即地愛他的繼子女。

與此同時，繼母也一樣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的規範影響，他需要待在家裡扮演好媽媽的角色，打理家庭、做家事、照顧孩子，也會跟隨丈夫而搬家，亦或是辭去原本的工作（Gosselin & Rousseau, 2012）。

（三）與繼子女的親子關係

繼母的難為還表現在親職教養上，社會對女性教養孩子的期待與繼子女對繼母的看法都對繼母的角色造成負面的影響（Cartwright, 2014）。Hetherington與Kelly（2002）的研究指出繼子女對繼母與生母有不同的看待標準。Shapiro與Stewart（2011）對60位生母、75位繼母



施測三份問卷，分別為「關注孩子想法的程度」（繼母是否可以了解孩子目前的狀態）、「養育壓力」、「憂鬱症狀」量表，結果發現比起生母，繼母有較高的憂鬱症狀與養育的壓力、較低關注孩子的認知，可解釋生母與繼母間關於心理健康的潛在的差異。

在管教方面，繼母也經常感到缺乏影響力與權力（Doodson & Morley, 2006；Henry & McCue, 2009）。張玉佩（2002）的發現也呼應了上述的研究，他認為繼母會有「難以履行親職」的困難，繼子女一般都對繼母有著敵意，而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尤其是在生母推波助瀾的情況下，問題會更加嚴峻。

Gosselin與Rousseau（2012）的研究更進一步地指出繼母比起對於自己孩子，對於繼子女的教育方式較不專制。Shapiro（2014）的研究使用量表調查了310位繼母、繼父和生母生父，測其性別角色、結婚品質、如何看待性別角色的關聯。結果發現比起生父母，繼母較有母職的壓力。有篇關於母性和壓力的研究也表明，母親們普遍相信，母親比父親有更重要的養育責任，與更高的壓力相關（Rizzo, Schiffrin, & Liss, 2012）。

參、以存在主義女性主義評論繼母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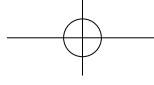
繼母乘載的壓力在許多文獻上，多指出其大於繼父、原生父母所應承擔的（Shapiro, 2014; Shapiro & Stewart, 2011）。下面會將其所身處在的矛盾疆界以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加以探討：身為繼母角色中的曖昧模糊的經驗所乘載著「負面母職」的刻板印象，以及「女性為他者」的信念雙重束縛。

一、他者中的他者

「他者」的論點，來自Sartre（1956/1987）所提出，也與存在主義女性主義分析最有關聯，是「為他存在」（Being-for-others）的存在意識。研究者的解讀為：在人際互動中，依附外在眼光，確認個人社會角色位置，而與個人主體性發展有所衝突。這樣的人際模式可以出現於任一的關係互動中，但若以更大的範疇來歸納，如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所生成的歷史背景，在二次大戰期間，女人擔負起男人的工作而獲得了成就與肯定，但在戰爭結束後，他們得退回到家裡，負責養育與家務，再度屈服於「女人的本份」，可知男性與女性的社會角色是有失衡的落差。

de Beauvoir（1947/2013）在《第二性》描繪女人被視為次等的、下一階的第二性別，女人是為了男人而存在的角色。Gosselin和Rousseau（2012）也提到美麗公主原型，是公主致力一生在學習如何服侍王子，他的誕生猶如為王子而存在的形象。若從文化角度深思父權結構隱形的力量，身為女性所要對抗的不僅是外在期待的需求，還需要抗衡個人內在逐漸內化「女人為第二性」的觀點，這也是身為繼母，在社會期許中所標籤的「他者」的第一層次。

而他者中的「他者」是指，從微觀的角度理解繼母進入夫家的角色經驗。其像是「局外人、第三者、陌生人」一樣打亂原家庭的擾亂因子。更甚，對繼子女而言，像是搶走媽媽位置的壞人。在進入夫家新角色的適應以及「養兒育女本為媽媽責任」的壓力下，繼母背負的母職挑戰是十分不容易的。學習屈就、妥協、或是直接翻臉與所有人對立、偏愛，都是一種關係中動態的外顯



行為，以回應內在深層的衝突感受，形成以上種種身為繼母的角色認同與挑戰。

二、與「選擇」命題的經驗促發

在「理所應當」養兒顧家的要求與愛烏及烏文化中，響應的內在聲音充斥著孤獨與無力。如同Gove（2010）所述，繼母的角色除了需要展現母職，同時須承擔不被認可的壓力。身在繼母，需要面對很多自質疑的聲浪，一部分來自外境，另一部分來自對於自我定位的懷疑。其不能只愛伴侶，更要愛他身後扛負的家庭。如果無法將繼子女視如己出、順服夫家長輩的要求，他能否選擇棄而不顧，考驗著繼母個人自主意識的張力。若從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的角度檢視繼母困境，即是與文化牽制的順從，無形阻礙了創造與自由能力的選擇。服從新家庭的規則、承擔傳統母親應有的責任，都是影響自尊、自信變動的推力。如何嚥下這份難為的社會角色、或是走一條阻力最小的路，內化母職身份，以避去「存在於現實壓力」的風險，都僅是一種嘗試解除高壓的焦慮狀態。

肆、結論與建議

當事者的傾盆大雨或許只是你我的些許水氣，若非處在繼母的位置上，此一角色承受的壓力與困境想是外人難以體會的。此段筆者綜合上述所言，提供諮商師了解對於繼母身份背後困境的敏覺度，以及對於繼母相關的研究，以下提供幾點建議，讓未來對此議題有興趣的研究者有著力之處。

一、對諮商輔導的實務工作者之建議

首先實務工作者可以在陪伴案主的過程中提供關於繼母的一些知識，例如：社會大眾對於繼母角色的迷思與汙名化。並告知此為一普遍性的現象，減輕其焦慮與無力感。使其瞭解擁有角色衝突與難以選擇的掙扎，都是最自然不過的事，協助案主鬆綁內在標籤的影響力，注入額外的可能性。

由於繼母角色的特性，因此建議諮商與輔導相關的實務工作者還是將案主放在脈絡下檢視，以系統或家族的觀點看待案主。所以也建議諮商與輔導實務工作者能擁有家族或伴侶諮商的訓練背景。

二、發展更具代表性的實徵研究

以上關於近十年國外針對繼母母職的實徵研究，樣本大多來自網路上便利抽樣而來，抽選最容易接觸或聯絡的單位作樣本，例如：在一關於養兒育女的網站中徵告啟示。因此抽到的樣本皆為中產階級以上、歐美人種。以此不能夠代表所有「繼母」的母群體，例如：沒有使用電腦、低經濟水準、或非歐美的種族的狀況。在未來研究建議上，可朝向使研究更具有效性、代表性的隨機抽樣方式。

三、可嘗試發展異性戀外的繼親家庭的研究

以上所看過的研究為了減少獨變項的變動性，所以在篩選樣本時，會撇除非異性戀者。然而，隨著婚姻平權聲浪漲起，性別意識抬頭，非異性戀族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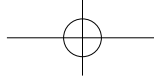
是相當重要的存在，儘管在某些國家或地區，探討非異性戀的再婚家庭，可能會牽涉到法律上的限制，但可以先從同婚合法化的地區著手，以體現多元性的研究價值。

四、時間消磨是否可以「免除他者中他者的標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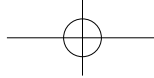
文獻整理中發現，大多的實徵研究較少探討繼母處於繼親家庭中的時間長度與其自尊、自我價值、或角色模糊性的關聯。局外人的灰色地帶是否在與繼親家庭成員相處時間久後，能在關係上撥雲見日，抑或是加深「他者」的刻板印象，走向「外人、被排除」的極端？

參考文獻

- 內政部統計處（2016）。初婚率、再婚率、有偶人口離婚率。取自<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09&CtNode=3622&mp=4>
- 吳孟真（2012）。繼親家庭中外籍繼母與子女依附關係之個案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嘉義市。
- 吳金桂（2017）。生命的蛻變：繼母的生命歷程探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台中市。
- 吳華（2009）。從家庭教育的預防與介入探討如何協助繼親子女的初期適應問題。《家庭教育雙月刊》，18，55-63。
- 呂家欣（2014）。解決繼親家庭親子問題之教育介入策略。《家庭教育雙月刊》，47，13-20。
- 周一郎（2010）。繼親青少年家庭適應問題之探討。《諮商與輔導》，296，38-46。
- 周麗端、吳明燁、唐先梅、李淑娟（1999）。《婚姻與家人關係》。台北：空大。
- 林怡光（2008）。談繼親家庭的親子問題。《諮商與輔導》，265，22-24。
- 林黎凱（2008）。愛的進行式：談繼親家庭的親子關係。《家庭教育雙月刊》，14，71-80。
- 張玉佩（2002）。繼母的心路歷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嘉義市。
- 張椀柔（2011）。多元家庭我見我思。《家庭教育雙月刊》，40，34-43。
- 許心（2015）。再婚家庭內繼親子互動現況與從何協助。《諮商與輔導》，355，38-41。
- 郭靜晃、王慧玲（1999）。《家庭叢書：再婚》。台北：揚智。
- 陳名嬋（2014）。初婚繼母適應歷程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台南市。
- 黃瑞雯（2000）。繼親家庭青少年之生活適應歷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台北市。
- 黃慧娟（2008）。親親小媽——敘說繼母經（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高雄市。
- 羅惠玉（2014）。善用家庭教育介入——讓繼親家庭更有生命。《家庭教育雙月刊》，47，6-12。
- 羅皓誠、洪雅鳳。（2011）。重整之路：再婚家庭常見的議題與介入考量。《輔導季刊》，1（3），29-48。
- 羅皓誠、洪雅鳳（2012）。繼親家庭中的兒童適應、親子關係與親職合作。《輔導季刊》，48（2），30-41。
- Adeyemo, D. A., & Onongha, G. I. (2008). Stepparents' perception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the stepparent-stepchild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 human ecology*, 23(2), 91-99.
- Berk, L. (2000). *Child development* (5th ed.). London: Allyn and Bacon.
- Cartwright, C. (2008). Residen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stepfamilies. In J. Pryor, & J. Pryor (Eds.),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tepfamilies: Policy and practice in legal, research, and clinical environments* (pp.208-230).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 Cartwright, C., Farnsworth, V., & Mobley, V. (2009). Relationships with step-parents in the life stories of young adults of divorce. *Family Matters*, 82, 30-37.
- Cartwright, C. (2014). Step-parenting. In A. Hayes & D. Higgins (Eds.), *Families, policy and the law: Selected essays on contemporary issues for Australia* (pp.101-108). 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 de Beauvoir, S. (2013). 第二性 (邱瑞鑾譯)。台北：貓頭鷹。(原著出版於1947)
- Doodson, L. J. (2014). Understanding the factors related to stepmother anxiety: A qualit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55(8), 645-667.
- Doodson, L., & Morley, D. (2006). Understanding the roles of non-residential stepmothers.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45, 109-130. doi:10.1300/j087v45n03_06
- Ganong, L. H., Coleman, M., & Jamison, T. (2011). Patterns of stepchild-stepparent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3(2), 396-413.
- Gosselin, J., & Rousseau, K. (2012). Gender typing in stepmothers: A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12(1), 111-129.
- Gove, W.R. (2010). Mental illness and psychiatric treatment among wome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4(3), 345-62.
- Hart, P. (2009). On becoming a good enough stepmother. *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37(2), 128-139.
- Henry, P. J., & McCue, J. (2009). The experience of nonresidential stepmothers.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50, 185-205, doi:10.1080/10502550902717780
- Hetherington, E. M., & Kelly, J. (2002).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Divorce reconsidered*. New York, NY: Norton.
- Jensen, T. M., & Howard, M. O. (2015). Perceived step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tepchildren's perspectives.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51(2), 99-153.
- Lambert, A. (2010). Stepparent family membership status.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51(7), 428-440.
- Lord, D. C. (2009). Collection development: Stepfamily ties. *Library Journal*, 134(6), 42-44.
- Miller, A., Cartwright, C., & Gibson, K. (2018). Stepmothers' Percep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Wicked Stepmother Stereotyp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9(7), 1984-2006.
- Rizzo, K., Schiffrin, H., & Liss, M. (2012). Insight into the parenthood paradox: Mental health outcomes of intensive mothering.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2(5), 614-620. doi:10.1007/s10826-012-9615-z
- Sartre, J.P. (1987). 存在與虛無 (陳宣良等譯)。香港：三聯書店。(原著出版於1956)



- Satir, V. (1994). 家庭如何塑造人 (吳就君譯)。台北：張老師文化。(原著出版於1988)
- Shapiro, D. (2014). Stepparents and parenting stress: The roles of gender, marital quality, and views about gender roles. *Family process*, 53(1), 97-108.
- Shapiro, D. N., & Stewart, A. J. (2011). Parenting stress, perceived child regard,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stepmothers and biological mothers. *Family Relations*, 60(5), 533-544.
- Speer, R. B., Giles, H., & Denes, A. (2013). Investigating stepparent-stepchild interactions: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13(3), 218-241.
- Sweeney, M. M. (2010). Remarriage and stepfamilies: Strategic sites for family schola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2, 667-684.
- Whiting, J. B., Smith, D. R., Bamett, T., & Gafsky, E. L. (2007). Overcoming the Cinderella myth: A mixed methods study of successful stepmothers. *Journal of Divorce & Remarriage*, 47(1-2), 95-109.
- Wojtkiewicz, R. A., & Holtzman, M. (2011). Family structure and college graduation: Is the stepparent effect more negative than the single parent effect? *Sociological Spectrum*, 31(4), 498-521.